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江西教育出版社



在文学史上，文学的起源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劳动的产物，有人认为是模仿的产物，有人认为是游戏的结果。在原始社会，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意识的觉醒，文学逐渐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不断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口头传诵的民间歌谣到书面记载的文学作品，从简单的叙事到复杂的象征，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记录着人类的喜怒哀乐，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文学的起源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劳动创造了语言，而语言是文学产生的基础。最初的文学形式是口头传诵的民间歌谣，它们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表达了人们的情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有了文字，文学也随之进入了书面时代。从古代的《诗经》、《楚辞》到近世的小说、散文，文学的形式不断丰富，内容也不断拓展。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对象，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和情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引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始终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文学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从原始社会的口头传诵到近世的书面文学，文学始终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记录了人类的喜怒哀乐，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文学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和情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引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始终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In China,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had a history of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is discipline developed very rapidly and very vigorously, an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most attractive disciplines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1984 when the government reorganized and joined the old disciplines of literature and the new disciplin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were merged into a single, comprehensive category and world literature.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second-level disciplines under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 think that such a merging corresponds with the internal rules and needs for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Therefore, it has brought a new, unique plan for



the discipline, and provide a powerful basis of discipline for our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sta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or 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tory in years to come.

the discipline, and provide a powerful basis of discipline for our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sta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or 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tory in years to come.



the discipline, and provide a powerful basis of discipline for our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sta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or 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tory in years to come.

比较世界文学史纲

各民族文学的起源与区域文学的形成

上卷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编委会名单

| | | |
|-----|-----------|-----|
| 策 划 | 王向远 | 姚敏建 |
| 主 编 | 王向远 | 刘象愚 |
| 副主编 | 周榕芳 | |
| 编 委 | (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王向远 | 刘象愚 | 刘洪涛 |
| 陈 惇 | 李正荣 | 何乃英 |
| 张哲俊 | 周榕芳 | 姚敏建 |
| 高建为 | | |

缘起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科发展十分迅猛,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对原有学科进行大规模调整与合并时,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将它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我们认为,这样的合并是符合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的,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今后我们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上观照中国文学,提供了有力的学科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名牌老系,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面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丰厚的积累。50年代前期,在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全国最早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最早开办俄苏文学研究生班,最早编写东方文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并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改革开放后,在陈惇教授、匡兴教授、陶德臻教授等先生的努力和主持下,被批准建立了全国首批世界文学硕士点,在全国首批组建了比较文学教研室并开设《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率先招收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我们又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得该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我们认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责任、有条件,为我国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手,成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出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丛书》将从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发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科上的优势和特长,在以前研究较薄弱和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内立意选题,推陈出新;在传统旧课题的研究中更新观念,创设新体系,运用新方法,补充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陆续推出一批填补空白的、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急需的著作。到2002年下半年,即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时,基本实现出版计划,并以此作为我们给校庆的一份献礼。我们期望,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21世纪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列为“十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编辑出版委员会

2000年12月28日

比较世界文学史纲·绪论

比较世界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一书,从选题立项到写作,都使作者们颇费踌躇。在我国,《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之类的教材或教材类的专书,不是不够用,而是太多了。近二十多年来,公开出版的就有近百种。如果要在在此基础上再“编”出一种来,那实在并不困难,但恐怕也没多大必要和价值。记得《中华读书报》几年前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三百种马列哲学概论教材如出一辙》的文章,读过之后颇有感触。现在供中文系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史》类的教材,虽不敢断言“如出一辙”,但说大多数“大同小异”,恐不算太过。看来,外国文学史类的教材要有所创新,谈何容易!但是,我们知道创新不容易,也知道创新是多么必要和重要。几年前,国家对“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做了合并调整,而且新世纪已经开始了,外国文学史的教材建设,必须适合新世纪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基于这种想法,1998年我们承担了教育部的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课程与教材改革的研究项目,作为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是写出一部新的教材。我们把这部新的教材取名为《比较世界文学史纲》。

“比较世界文学史”,它首先是“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是一种宏观的、全球视野的文学史。它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指世界各国文学,这是它的研究范围;一

个是能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而加以弘扬的优秀经典作品,这也是世界文学史的选材取舍的原则尺度和评价标准。同时,“世界文学史”又是一种“比较文学史”。所谓“比较”,又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描述世界各民族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二,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民族特色加以比较研究,从而寻找出世界文学发展的某些基本规律,揭示出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特色和地位。可见,比较世界文学史,也就是用自觉的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写出的全球总体文学史。这是我们对“比较世界文学史”总体性质的认识。

研究和撰写比较世界文学史,必须处理好世界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以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为基础,应该充分利用国别文学史中的基本材料,吸收国别文学史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应该承认,在文献资料的丰富和翔实方面,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充分展开方面,与国别文学史比较而言,世界文学史并没有优势。由于论述范围的广大和篇幅的限制,世界文学史所能吸取和容纳的文献资料是相当有限的;世界文学史如果由个人独立写作,那他所能掌握的语言语种是屈指可数的;即使多人合作,在语言语种的掌握上也仍然相当有限。因此世界文学史不可能完全运用第一手材料来写作,而不得不大量借助第二手资料,尤其是在作品的研读上不得不使用译本。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局限,综合性的世界文

学史仍然需要写作,仍然有它的用处。它有着国别文学史难有的宏观视野,它可以取得一个理论制高点,它体现着人类对文学史由“分”到“合”、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的认知需求。没有国别文学史的研究基础,世界文学史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没有世界文学史的整体布局,国别文学则无从定位。而无从定位也就容易失去深入认识自身特性的外部参照。

看来,研究和撰写世界文学史的关键环节,是要在各民族文学发展演进的纵向比较中,找出世界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同时,还要在各民族文学发展演进的横向比较中,认识各民族文学的特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个严整而又开放的、逻辑的、理论的体系构架。否则,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按照历史线索将世界各主要国家民族的文学编在一起,那还只不过是国别文学的简单相加,是“世界文学简编”,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它不能体现世界文学史的根本学术性质和研究宗旨。可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已有的为数不少的相关著作,还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外国学者著有不少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史方面的书,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有两本,即美国人约翰·马西的《世界文学史话》(胡持译,开明书店 1931),另一本是法国人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 1930),两书——特别是后者——都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来写世界文学史,但在整体上仍缺乏严整的理论体系。它们或以一般世界史所习用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时期

划分法,或单纯以时间顺序来安排章节。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著作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东方文学在他们的著作中或是作为一种古老的背景,或一略而过。郑振铎先生30年代出版的《文学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虽然在体例上大都沿用了上述西方学者的模式,但它的近百万字的篇幅规模,它对东方文学的重视,它的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直到现在都难以被超越。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有关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方面的教材、专著出版了多种,但可惜并没有在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的基础上有多大出新。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撰写的有关著作,尤其少见。中国国内的有关教材、专著在这方面大体沿用了上述西方学者的模式,但在纠正西方中心这一点上,却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以《比较文学史》为书名的,仍然很少见。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的《比较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和《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在自觉地充分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来研究世界文学史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却不尽如人意。该书将时代、国别、地区等不同的因素与标准并列成章,编在一起,缺乏一条贯穿到底的理论红线或理论体系,虽名曰“比较文学史”,实际上却不过是一种“外国文学简编”的格局。

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世界文学史的把握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世界文学史》或《世界比较文学史》的写作就不会是一种模式。鉴于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史研究与撰

写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在这部三卷本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中,力图表达出我们对从古到今世界文学史总体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并体现出世界文学史总体研究与比较文学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世界文学的纵向演进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文学的横向交流、横向联系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中的四个核心概念,即民族文学、地域文学、东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并以四个概念所形成的平行递进关系,构成世界比较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第一,民族文学。

这里所谓的“民族文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指的是世界文学的初始阶段。在民族文学阶段,各民族文学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没有或缺乏自觉的横向交流。从空间上看,民族文学产生、流布于民族的居住、繁衍地;从时间上看,民族文学产生和流传于由部落氏族社会向国家民族的发展演化时期,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大冲突与大融合时期;从创作与接收的主体看,民族文学是全民族性的、集体性的,个体的作家和文人尚未从集体中分工、独立出来;从文学的内在性质看,民族文学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其总体特点是非理性的、信仰的;从文学样式看,民族文学的基本形式是神话和史诗。其中神话是民族文学的母胎,史诗则将零散的神话加以改造和整合,通过神话的整合,实际上也就整合了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但同时应该指出,除了神话外,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史诗”这种文学样式。例如,东亚地区以农耕

为主的民族——汉民族、日本、朝鲜民族，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在这些民族文学中，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整合是通过更合乎理性的政治或道德伦理等方式与途径来实现的。总之，民族文学起源于神话，又在神话之后通过史诗等方式完成了民族文学的整合，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

第二，区域文学。

所谓“区域”，是指由若干民族和国家形成的集合体；由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关联，发展成某一区域内的各民族文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这就形成了“区域文学”。某一地域文学的形成，往往是该地区内某一文明中心国的文学向外辐射的结果。在神话和史诗之后，有的民族较早进入了以诗歌、戏剧、散文为主要样式的新的文学时期。由于这个时期确立了若干典范文学样式，出现了典范作家和典范作品，故通常称之为“古典文学”时期。文明国的古典文学对后起的其他民族的文学形成了一种辐射作用和影响力，随着它的影响的广泛与传播的深化，便以若干文明中心国的古典文学为中心，形成了若干具有广泛联系性与共通性的文学圈，或称文学区域。一般地说，一个文学区域的形成，要有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地理上的毗邻，二是政治上的密切关系，三是宗教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四是语言上的关联与翻译文学的媒介。区域文学的认定和划分，其角度和范围的宽窄可以有所不同，但不可过于细碎。一般认为，在古典文学时期，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大体形成了四大文学区域，

即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学区域；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东南亚文学区域；以犹太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者错综交叉的中东文学区域；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文学区域。这些区域文学的形成，打破了民族文学的相对封闭状态。文学区域中各民族文学的交流比较密切，在语言、文体样式、文学观念等诸方面受惠于文明中心国所提供的典范文学，而在接受典范文学影响的同时，区域内各民族的文学民族风格不断地成熟。因此，区域文学是区域性特征与民族风格的辩证统一，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第三，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

上述各文学区域不是相互隔离的，如汉文学区域与印度文学区域之间，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有着广泛的交流；中国、朝鲜、日本、越南、蒙古等民族的文学，都受到了佛教文化及佛教文学的影响；中东文学区域，特别是该区域内的波斯文学，与印度文化、文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同样的，中东文学区域与欧洲文学区域的联系也较为密切，特别是在所谓“希腊化时期”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也说明，四大文学区域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是经久不变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北非地区的三大文学区域在发展和交流的过程中，区域的界线逐渐趋于模糊。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成为遍布东方广大地区的国家性宗教，并对东方各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方各国文学在社会背景、思维方式、审美理想、价值趋向上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东

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欧洲社会和欧洲文学进入近代时期,欧洲文学以近代工业革命为背景,通过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等几次文艺思潮和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各国文学的内在关系,并在18世纪后逐渐波及北美各国和澳洲,形成了具有广泛相通性的“西方文学”大格局。于是,“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两大分野,就逐渐取代了此四个文学区域的格局,使世界文学史进入了“东西方文学”两大体系并立的时期。大约从15世纪前后,东西方文学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分途发展。西方文学以反封建反教会统治为政治背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思想基础,以文艺复兴运动、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席卷西方各国的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为推动力,展开了近代文学时代的全新景观。与此同时,东方文学则进入中世纪的后半期,在政治上延续着中世纪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文化、文学上处于守成的、缓慢发展的历史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产生了与西方的市民阶级,乃至资产阶级大体相似的市井社会阶层,市井小说与市井戏剧取代古典诗歌占主导地位,使文学由贵族化的古典文学走向世俗化,并出现了在艺术上与同期的西方文学相比毫不逊色的、像中国的《红楼梦》那样卓越的古典名著;而另一方面,那些新的文学因素仍然囿于传统文化的樊篱中,没有导致像西方文学那样的由中世纪文学到近代文学的革命性转变。

第四,世界文学。

一个事物一旦形成了建构,也就开始消解那种建构。同样,“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两大体系一旦形成,就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消解自身。这个消解的动因同样源于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在15世纪至19世纪的东西方文学分途发展的五六百年中,东西方文化、文学的关系实际上划出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对欧洲的近代化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阿拉伯所保存的古希腊罗马的典籍,都成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一运动的重要条件;后期,大约是在18世纪以后,工业化了的西方列强开始对东方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殖民主义侵略,东方各国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也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因此,18世纪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东西方在对立冲突中,在分途发展中,呈现出空前密切的联系。东方各国文学在19世纪前后的近代化过程,其实质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冲突中缓慢融合的过程,就是东方各国引进西方文学、改造传统文学的过程。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先后相继的近代化进程,使东西方文学两大分野逐渐拉近,在差异性中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共通性。

到19世纪末20世纪,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从世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看,此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两大分野的划分对于理解世界文学史实际上已不再适用。20世纪上半期,由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支配性影响,东方文学在完成控制转型后,与西方文学进一步接近。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如各种现代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左翼文学

思潮等,也进入东方文学,成为东西方文学共通的国际文学思潮。东西方文学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中,艰难地实现着文化融合,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矛盾对立中,东方各国文学逐渐地不同程度地“西方化”,同时也不断地探索西化中的民族化道路。20世纪下半期,世界大战结束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统治也大体结束了,世界基本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学仍然对东方文学产生着支配性的影响,但东方文学也在继续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将外来的西方的东西,包括现代西方思潮、西方文体、西方新手法等,加以改造、消化,使之与民族文学传统相融合,并由此探索发展民族文学的更为广阔的途径和道路,出现了世界一统的具有世界文化视野和东方风格的大作家。20世纪泰戈尔在印度文坛的出现,日本文学的繁荣,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黑非洲文学的崛起,事实上已经相当程度地打破了“西方文学中心”的格局。世界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把这个时代概括为“世界文学的相互趋近与多元共生”。

所谓“相互趋近”,是指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联系的紧密性而言的。在这个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作品,通过当代快捷的信息传媒,依靠各国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往来,借助越来越成熟化、艺术化的翻译文学,而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的精神产品。文学思潮的世界化,审美风格的全球化,主题、题材、文体形式的国际化,成为世界各国文学相互趋近的主要表征。不过,“趋近”不是“趋同”;“趋近”并不是文学的民族性的消解,并不是放弃

民族文学的民族个性而追求一种抽象的共同性和一体化,它只意味着各国文学的更加开放和包容。因此,“相互趋近”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多元共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大格局中的一个部分,都是世界文学多元中的一元,它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此“一元”与彼“一元”处于一种互为联系、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中,这就是现已形成的“世界文学”的新的格局。德国文学家歌德早在 19 世纪初就预见并呼唤的“世界文学”,现在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人类文学已经进入了相互趋近与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时代。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时代事实上只不过刚刚开始,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仍然激烈,由于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掌握着文化的“话语霸权”,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学在深层上的沟通受到制约,而真正完全平等的世界各国文学的“多元共生”,对于许多国家和民族而言,仍是一个艰难的奋斗目标。

根据上述对世界文学发展总体规律的理解,我们设计了本书的框架体系。我们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以“民族文学”和“区域文学”为中心,分两编论述“神话、史诗与各民族文学的起源”、“古典文学的形成与文学的区域性”;中卷以 15 世纪至 19 世纪形成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两大文学体系为对象,论述“东西方文学的分途发展”;下卷以“世界文学的相互趋近与多元共生”为主题,论述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形成及基本特征。

导论：各民族文学的起源与区域文学的形成

一、神话、史诗与各民族文学的起源、整合

世界各民族文学均起源于神话，神话既是日后民族史诗形成的基础，又是各民族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的源头。由于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发生、发展有先后之别，神话也可分为原始神话和后起神话两类基本形态。原始神话均产生于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明起源地，是在古老而又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产生的，没有受到或较少受到外来影响，却又对周边地区和后起的民族神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这一界定，我们确定了“世界五大原始神话系统”并加以重点论述。“世界五大原始神话系统”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神话，古代埃及神话，古代印度神话，古代希腊神话，华夏神话。通过对五大神话系统中流传甚久、影响深远的某些神话作品的分析，在比较中指出其民族文化特殊性和人类文化共通性的特征。同时，又指出了各文明古国的神话体系之间的关联，其中包括事实上的相互影响，主题、题材及情节的相似、相通；对那些受到古老的中心文明影响的后起的周边文明的神话，如古希伯来神话、波斯神话、日耳曼民族的神话、日本与朝鲜的神话等，也做了适当的评述。

史诗是神话之后的第二种文学样式，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篇幅巨大、情节较为统一、故事较为复杂、由整个民族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共同参与创造的一种叙事文学样式。史诗将零散而缺乏系统的神话加以整合、加工与创新，其描述的对象已由神话中的神转向了半神半人的人类英雄，这些人类英雄往往是整